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贾平凹

浮躁

作家出版社



当代小说文库



DANG DAI XIAOSHUO WENKU

贾平凹

浮躁

作家出版社

北京·1987

浮 躁

作者：贾平凹

责任编辑：潘 婧

责任校对：彭卓民

封面设计：张慈中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625 插页：11

字数：349 千

版次：198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

统一书号：10248·0127(平装) 10248·0128(精装)

印数：0001—16,000 册

定价：3.60 元(平装) 5.30 元(精装)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文 学 小 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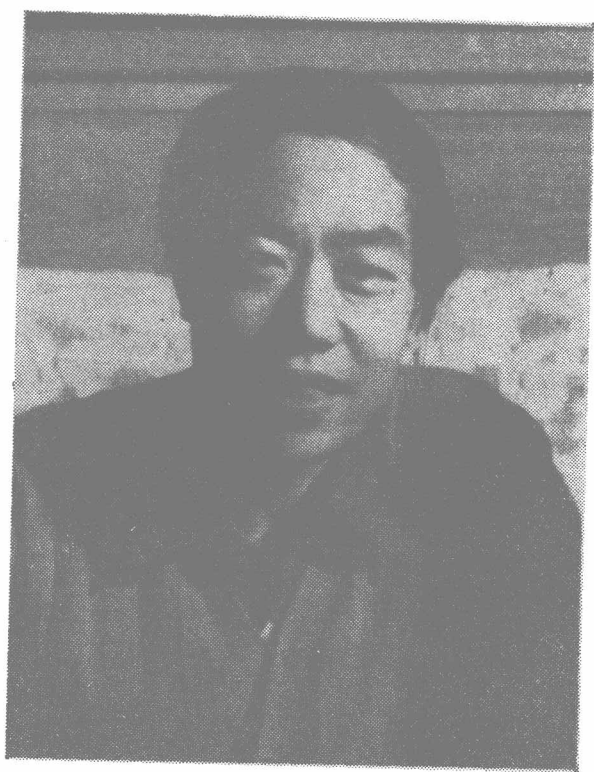
姓贾，名平凹，无字无号；娘呼“平娃”，理想于顺通；我写“平凹”，正视于崎岖。一字之改，音同形异，两代人心境可见也。

生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孕胎期娘并未梦星月入怀，生产时亦没有祥云罩屋。幼年外祖母从不讲甚神话，少年更不得家庭艺术熏陶。祖宗三代平民百姓，我辈哪能显发达贵？

原籍陕西丹凤，实为深谷野洼；五谷都长而不丰，山高水长却清秀。离家十年，季季归里；因无“衣锦还乡”之欲，便没“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愧。

先读书，后务农，又读书，再弄文学；苦于心实，不能仕途，拙于言辞，难会经济；捉笔涂墨，纯属滥竽充数。若问出版的那几本小书，皆是速朽玩意儿，哪敢在此列出名目呢？

如此而已。



贾平凹

在這本書裡，我仅寫了一條河上之故事，這
在河我把它叫河。在我之設計中，商州是歷
代有這以一條河，且這河又是商州之唯一大
河。商州人稱什以大的東西，總是喜歡以州
來概括之，他們說「走州過縣」，那就指開商
，許多大的意思，大凡能直接通往州裡
之公路，還沿用着古老之名稱是「官路」，一
座州城，商州是秦界上最驕驍之中心聖地。
現在已經有許多人到商州去旅遊考察，
他們到商州一指商是我之一些小說，卻往，

序 言 之 一

这仍然是一本关于商州的书，但是我要特别声明，在这里所写到的商州，它已经不是地图上所标志的那一块行政区域划分的商州了，它是我虚构的商州，是我作为一个载体的商州，是我心中的商州。而我之所以还要沿用这两个字，那是我太爱我的故乡的缘故罢了。

我是太不愿意再听到有关对号入座的闲话。

在这本书里，我仅写了一条河上的故事，这条河我叫它州河。于我的设计中，商州是应该有这么一条河的，且这河又是商州唯一的大河。商州人称什么大的东西，总是喜欢以州来概括的，他们说“走州过县”，那就指闯荡了许多大的世界，大凡能直接通往州里的公路，还一律称之为“官道”，一座州城简直是满天下的最辉煌的中心圣地。

现在已经有许多人到商州去旅行考察，他们所带的指南是我以往的一些小说，却往往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责骂我的欺骗。这全是心之不同而目之色异的原因，怨我是没有道理的，就说现在的州河虽然也是不真实的，但商州的河流多却使任何来人皆可体验的。这些河流几乎都发源于秦岭，后来都归于长江，但它们明显地不类同北方的河，亦不是所谓南方的河。古怪得不可捉摸，清明而又性情暴戾，四月五月冬月腊月枯时几乎断流，春秋二季了，却满河满沿不可一世，流速极紧，非一

般人之见识和想象。若不枯不发之期，粗看似乎并无奇处，但主流道从不蹈一，走十里滚靠北岸，走十里倒贴南岸，故商州的河滩皆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成语在这里已经简化为一个符号“S”代替，阴阳师这么用，村里野叟妇孺没齿小儿也这么用。

因此，我的这条州河便是一条我认为全中国的最浮躁不安的河。

浮躁当然不是州河的美德，但它是州河不同于别河的特点，这如同它翻洞过峡吼声价天喜欢悲壮声势一样，只说明它还太年轻，事实也正如此，州河毕竟是这条河流经商州地面的一段上游，它还要流过几个省，走上千里上万里的路往长江去，往大海去。它的前途是越走越深沉，越走越有力量的。

对于州河，我们不需要作过分的赞美，同时亦不需要作刻薄的指责，它经过了商州地面，是必由之路，更看好的是它现在流得无拘无束，流得随心所欲，以自己的存在流，以自己的经验流。

××年前，孔子说：逝者如斯夫。我总疑心，这先生是在作州河考。

一九八六年六月平凹识于五味 什字巷

序言之二

下面的这段话原本是我作为跋的，现在却拉到前边来作又一个序，所以读者是可以先跳过去不看的。

老实说，这部作品我写了好长时间，先作废过十五万字，后又翻来覆去过三四遍，它让我吃了许多苦，倾注了我许多心血，我曾写到中卷的时候不止一次地窃笑：写《浮躁》，作者亦浮躁呀！但也就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由朦朦胧胧而渐渐清晰地悟到这一部作品将是我三十四岁之前的最大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了，我再也不可能还要以这种框架来构写我的作品了。换句话说，这种流行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对我来讲将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大有了那么一种束缚。

一位画家曾经对我评述过他自己的画：他力图追求一种简洁的风格，但他现在却必须将画面搞得很繁很实，在用减法之前而大用加法。我恐怕也是如此，必须先写完这部作品了，因为我的哲学意识太差，生活底气不足，技巧更是生涩，我必要先踏着别人的路子走，虽然这条路上已有成百上千的优秀作家将其了不起的作品放在了我的面前。于是，我是认真来写这部作品的，企图使它更多混茫，更多蕴藉，以总结我以前的创作，且更有一层意义是有意识在这一部作品里修我的性和练我的笔，扼制在写到一半时之所以心态浮躁正是想当文学家这个作祟的鬼欲望，而冲和、宽缓。可以说，我在战胜这部作品的

同时也战胜了我。

我之所以要写这些话，作出一种不伦不类的可怜又近乎可耻的说明，因为我真有一种预感，自信我下一部作品可能会写好，可能全然不再是这部作品的模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我应该为其而努力。现在不是产生绝对权威的时候，政治上不可能再出现毛泽东，文学上也不可能再会有托尔斯泰了。中西的文化深层结构都在发生着各自的裂变，怎样写这个令人振奋又令人痛苦的裂变过程，我觉得这其中极有魅力，尤其作为中国的作家怎样把握自己民族文化的裂变，又如何形式上不以西方人的那种焦点透视办法而运用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来进行，那将是多有趣的试验！有趣才诱人着迷，劳作而心态平和，这才使我大了胆子想很快结束这部作品的工作去干一种自感受活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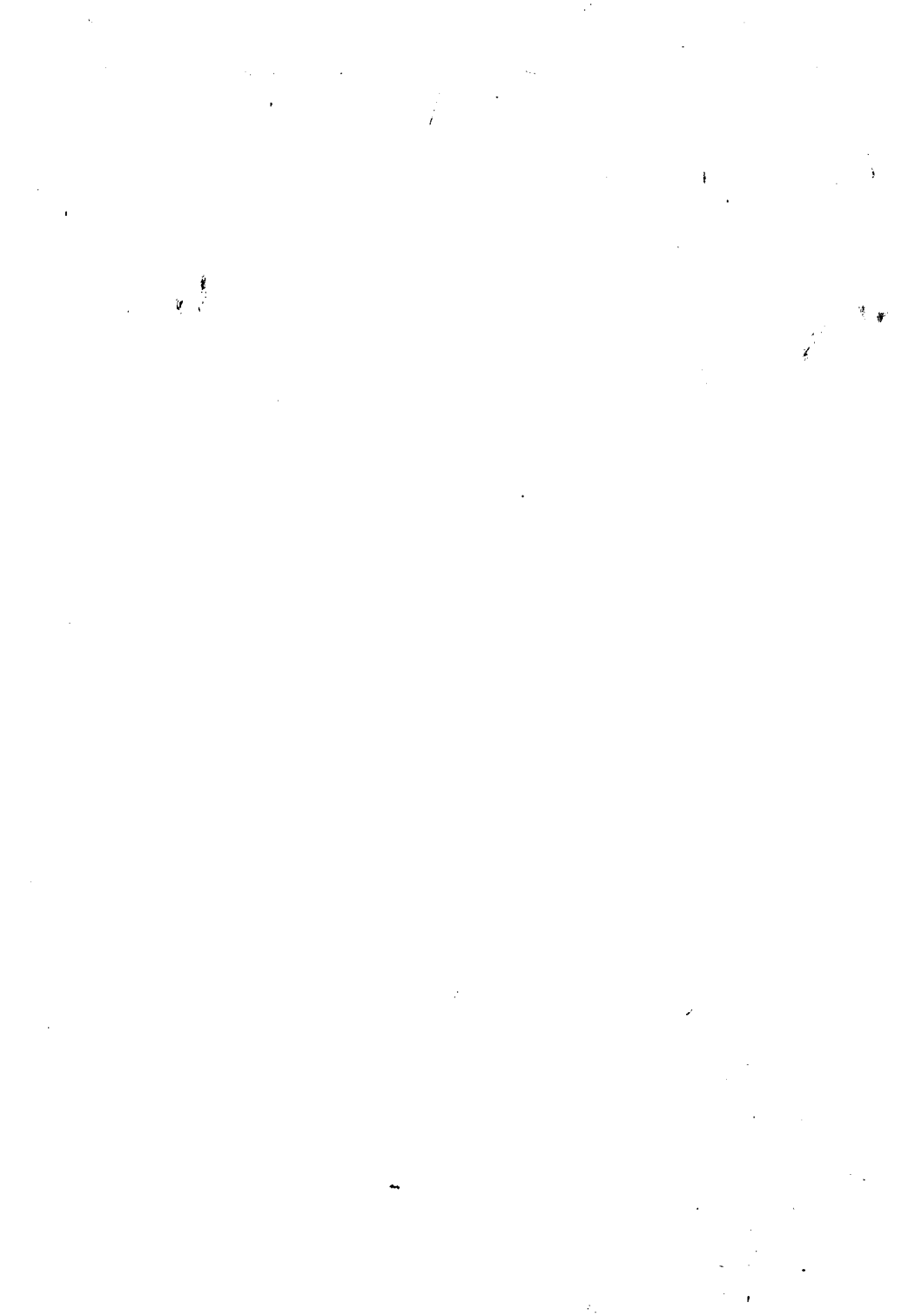
我欣赏这样一段话：艺术家最高的目标在于表现他对人间宇宙的感应，发掘最动人的情趣，在存在之上建构他的意象世界。硬的和谐，苦涩的美感，艺术诞生于约束，死于自由。

但我还是衷心希望我的读者能热情地先读完这部作品。按商州人的风俗，人生到了三十六岁是一个大关，庆贺仪式犹如新生儿一般，而庆贺三十六却并不是在三十六岁那年而在三十五岁的生日的那天。明年我将要“新生”了，所以我更企望我的读者与一个将要过去的我亲吻后而告别，等待着我的再见。

阿弥陀佛啊！

一九八六年七月平凹识于静虚村

上 卷



州河流至两岔镇，两岸多山，山曲水亦曲，曲到极处，便窝出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盆地。镇街在河的北岸，长虫的尻子，没深没浅地，长，且七折八折全乱了规矩。屋舍皆高瘦，却讲究黑漆门面，吊两柄铁打的门环，二道接檐，滚槽瓦当，脊顶耸起白灰勾勒而两角斜斜飞翘，俨然是翼于水上的形势。沿山的那面街房，后墙就蹬在石坎上，低于前墙一丈两丈，甚至就没有了墙，门是嵌在石壁上凿穴而居的，那铁爪草、爬壁藤就缘门脑繁衍，如同雕饰。山崖的某一处，清水沁出，聚坑为潭，镇民们就以打通节关的长竹接流，直穿墙到达锅上，用时将竹竿向里捅捅，不用则抽抽，是山地用自来水最早的地方。背河的这面街房，却故意不连贯，三家五家了隔有一巷，黑幽幽的，将一阶石级直垂河边，日里月里水的波光闪现其上，恍忽间如是铁的一环链。在街上走，州河就时显时断，景随步移，如看连环画一样使任何生人来这里都留下无限的新鲜。漫不经心地从一个小巷透视，便显而易见河南岸的不静岗。岗上有寺塔，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直上而成高；三户五户人家错落左右，每一户人家左是一片竹林，右是苍榆，门前有粗壮的木头栽起的篱笆，篱笆上生就无数的木耳，家来宾客了，便用铲子随铲随洗入锅煎炒，屋后则是层层叠叠的墓堆，白灰搪着墓楼，日影里白得生硬，这便是这户人家的列宗列祖了。岗下是一条沟，涌着竹、柳、杨、榆、青桐梧桐的绿，深而不可叵测。神秘得你不

知道那里边的世界。但看得见绿荫之中，浮现着隐约的屋顶，是三角的是长方的是斜面的是一组不则不规的几何图形。鸡犬在其间鸣叫，炊烟在那里细长，这就是仙游川，州河上下最大的一处村落。但它的出口却小得出奇，相对的两个石崖，夹出一个石台，直上直下，挂一帘水，终日里风扯得匀匀的，你说是纱也好，你说是雾也好，总是亮亮的，白！州河上的阴阳师戴着一副石头镜揣着一个罗盘，踏勘了方圆百十里地面，后来曾说：仙游川沟口两个石崖，左是青龙，右是白虎，中间石台为门槛；本来是出天子的地方，只可惜处在河南不在河北，若在河北面南那就是“圣地”无疑了。阴阳师的学说或许是对的或许是不对，但仙游川的不同凡响，却是每一个人能感觉到的，他们崇拜着沟口的两个石崖，谁也不敢动那上面的一草一石，以致是野枣刺也长得粗若一握了。静夜子时，墨气沉重，远远的沟脑处的巫岭主峰似乎一直移压河面，流水也粘稠一片；那两个石崖之间的石台上就要常出现两团红光。这是灯笼，忽高忽低往复游动如磷火，前呼一声“回来了——？”后应一声“回来了——！”招领魂魄，乞求幸运，声声森然可惧。接着就是狗咬，声巨如豹的，彼起此伏，久而不息。这其实不是狗咬，是山上的一种鸟叫；州河上下千百里，这鸟叫“看山狗”，别的地方没有，单这儿有，便被视若熊猫一样珍贵又比熊猫神圣，作各种图案画在门脑上，屋脊上，“天地神君亲”牌位的左右。

一听见“看山狗”叫，河畔的白腊蒿丛里就横出一条船。韩文举醉卧着，看见岸上歪过来的一株柳上，一瓣黄月朦胧，柳枝上的两只斑鸠似睡未睡亦在朦胧。那双手就窸窣而动，咣唧唧在船板上将六枚铜钱一溜儿撒开，火柴划亮，三枚“宝

通”朝上。恰火柴又灭了，又划一根，翻开的是一本线装古书，烂得没头没尾；寻一页看了，脑袋放沉，酒臭气中咕哝一句：“今年又要旱了！”

旱是这里特点。天底下的事就是这般怪：天有阴有晴，月有盈有亏，偏不给你囫囵圉的万事圆满；两岔镇方圆的人守着州河万斛的水，多少年里田地总是旱。夏天里，眼瞧着巫岭云没其顶，太阳仍是个火刺猬，蜇得天红地赤，人看一眼眼也蜇疼；十多里外的别的地方都下得汪汪稀汤了，这里就是瞪白眼，“白雨隔犁沟”，就把两岔镇隔得绝情！

不静岗的寺里少不得有了给神灯送油的人，送得多，灯碗里点不了，和尚就拿去炒菜，吃得平日吐口唾沫也有油花。间或这和尚也到船上来，和韩文举喝酒，喝到醉时竟一脸高古，满身神态，口诵谁也听不懂的经文，爬至河边一巨石尖上枯坐如木，一夜保持平衡未有坠下。

这一晚韩文举在船上又喝了酒，于“看山狗”叫声中醒来观了天象，卜了钱卦，知道天还要旱，遂昏昏又复醉去，恍惚间却见一老人冉冉而至，身長五尺，须鬓苍苍，腰系松宽皂缘，手执曲木之杖。便大惊，问其何人？那老人回答：“吾上通天机，下察地理，管人间寿命长短，富贵贫穷，若有人诵经念佛，获福无量，若是不信，病疾死亡，官灾牢狱，盗贼相侵，六畜损伤，宅舍不宁，迷梦颠倒，所求不遂，财帛耗散，鬼魅妖精，四处作祟……”韩文举顿时匍匐在下，叫道：“你是土地神佬？！”那老人却倏然而逝。韩文举也随之酒醒，想起村人多在寺里烧香送油，却一直冷落了仙游川村后的那座小土地庙，土地神于是来提醒他吗？便爬起来弃船而去，直脚到了不静岗上的画匠家，他要嘱咐画匠明日一早就粉饰土地庙。

但是，画匠已经睡下了，他手才触到黑漆大门的门环时，突然酒劲又复作，浑身稀软如泥，倒在台阶之上，昏沉直到天明。

土地庙修复起来，与不静岗寺里一样香火红盛，且韩文学一朋人又差不多用墨针在胸前饰了“看山狗”山鸟的图形，两岔镇的旱情依然没有根治，一年一年，愈发贫穷，镇上好几家到了年纪的女子就外嫁给远远的外地了，发誓不给这地方的某男人作老婆过糟心光景。

两岔镇的穷在商州出了名，但谁也得说这地方好风水，因为这里的两个大姓巩家和田家，都产生了极有头有脸的人物就是明证，而转入贫穷，也全由于这些大门大户的昭著人物吸收了精光元气所致罢了。

先是四十年代，田家是船工，几辈子人在州河混饭，一年遭国民党抓丁，围住了白石寨渡口的船，枪子儿蝗虫也似的飞，田家老七鬼灵醒，跳下船口噙一节芦苇管呼吸，泗水到下游白腊蒿丛里逃走了，老六则被五花大绑抓去，一去三年，生死不明。第四年，老六突然回转，身份却是陕北共产党派回商州的联络员，他说他是在抓丁路上逃跑到陕北去的。这位共产党员，一回到仙游川就秘密组织一帮船工搞武装。这是一伙活不下去的人，活不下去了就造反，于是，一个没星没月的三十夜里摸到白石寨，将保安队长侯三虎砸死在州河滩上，从此闹得声威大震。这时期，巫岭上有一古堡，落草了一支土匪，山大王就是巩宝山，少年英武，气盛而善谋略；巩家世代为猎，备受两岔镇长欺辱，一把火烧了镇长家院上的山。山上古堡坚实，持二十三杆“汉阳造”，也守得固若金汤。田老六几次想收归巩宝山一块革命，巩宝山却是不肯，怕被吞并，只求落得自由自在。后，红军××××军由南北上，途经白石

寨，才派人上山说转了巩宝山，待到红军××××军开走，带去了州河上田家小部分人，大部分和巩家合成一支游击队，田老六做了队长，田老七和巩宝山做了两个支队长。这支游击队作战勇敢，以两岔镇为据点，沿州河向白石寨向州城进攻，每到一村就杀地主铲恶霸，一擦黑偷袭炮楼，天明扛回七个八个草捆，草捆里是盒子枪，草捆里还有富人的银元和血淋淋的脑袋。革命红火，州河的船上就有人唱一首歌：“柳叶子长，竹叶青，杀进商州城，一人领一个女学生。”结果，又一次攻打州城时，遭遇了一场恶仗，直打得黑天昏地，田老六就战死了，商州保安司令部发泄仇恨，将人头悬在州城门楼，游击队的势力自此也减了。解放后，田老七任了白石寨兵役局长，巩宝山任了白石寨县委书记，田、巩两家内亲外戚，三朋四友，凡一块背过枪的都大小做了国家事。仙游川遂成了闻名的干部村。

讲起这段历史，州河岸上的人就最早论起仙游川的风水，那时自然还未产生阴阳师的“出天子”的“圣地”之说，但仍考证说此村背靠巫岭，巫岭突兀巉峻，必是出武人之地。村前沟口的两个石崖属巫岭伸展过来的余脉，又呈怀抱状，这是武人群起之势。面临州河，河水不是直冲而来，缓缓的，曲出这般一个环湾，水便是“银水”，不犯煞而盈益。且河对岸两岔镇依山而筑，势如屏风，不漏不泄，大涵真元，活该干部在这村子聚了窝儿了！但是，仙游川有十个姓氏，同是一村风水，偏偏只荫福了田家、巩家？有人说人家的祖坟好：田老七的娘死时，家贫如洗，兄弟俩用草席卷了，抬着往后山掘坑埋，行至半坡，席卷葛条断了，就势在那里掘坑下葬；偏这地方恰是风水的正穴。而巩家的老祖也是在山上打猎，正于一土